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洺水集

目錄

卷一 卷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翁樹培

主事臣吕雲棟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吕雲棟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録監生臣張曾誼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四

洺水集目錄　　　　別集類三　宋

卷八

序

卷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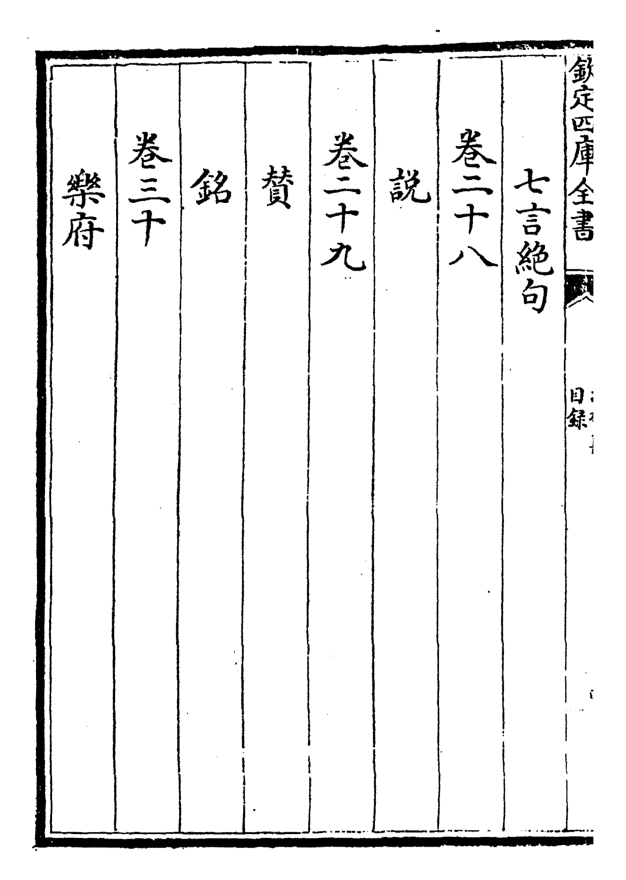
題跋

卷十

墓誌

卷十一

行狀



臣等謹案洺水集三十卷宋程珌撰珌字懷古休寧人先世居洺水自號洺水遺民紹熙中進士累官禮部尚書端明殿學士贈少師立朝以經濟自任明邵經邦宏簡録載其同史彌遠矯詔立理宗後受楊后緘金之賜彌遠以是銜之今觀集中上執政書議塟敝朝廷不公賞罰疑當以是忤彌遠宏簡録所載未必確也珌詩詞皆不甚擅場至於論備邊

蠲税諸疏則拳拳於國計民瘼言有關係其䟦洪邁萬首絶句以為不當進於朝而䟦張載西銘則以其欲復井田為不可葢方正而達於事理者也序言集本六十巻散失者半此本乃崇禎已巳其裔孫至遠所刻云乾隆四十二年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洺水集原序

道始於太極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傳之文武周公洙泗聖人羣三千之士講益明說益備由是而後學者不過服而習之安而行之而已而近世學者乃輙不然思入妄境行入外途不流於老莊之苦空則歸於篇章之吟詠紛紛籍籍淆亂日甚今玭是集猶有不能盡去亦或有補於世教之萬一觀者其審之洺水遺民自序

吾族自太守元諱公開于晉于梁則有若安國靈洗公于唐則有若都使澐公自是始荒我汉川之居繩繩相繼代有顯人迄于有宋尤稱蟬聯郡邑中一時為相者若文簡公大昌正惠公卓訥菴公元鳳其在敝里則吾祖少師公也咨照曜汗青輝煌今昔我少師公生具異穎兒時詠氷遂播竒句稍長遂篤慕古人之學耻為章句習登紹熈進士丞相趙公汝愚竒其文擢冠多士為忌道學者抑置第二筮仕專任德化屢著異績如在樞

密丘崇幕中出奇策活民兵萬餘人之類一時稱為國士然公慨慷尚氣節以天下為已任常有恢復大志故論當時根本急務用兵機宜往往切中如指掌然至于上書輪對多危言直諫時雖以此重之而亦以是忌之若史彌遠輩皆因而中傷公力求休致乃得出倅閩中以平劇盜功垂成而忌益至公遂再請祠歸觀真公德秀之言可以見公為人矣公歸優游里中者尚十餘年前後名用皆不起加少師致仕其為學本之六經根極

理舆醇正閎大平和至足若我公者真有用之經濟哉今奏議書牘之文具在可攷而知也惜乎時未究其用耳以推世系本河北洺州故自號洺水遺民有洺水文集六十卷因久散落熈朝一再刻之僅得三十卷萬歷戊申年山水暴漲板為漂失不肖遠懼寖久而遂湮也乃取舊本重訂壽諸剞劂夫有美弗彰後人之責也後之子孫尚纘其緒無令隕墜也崇禎戊辰嘉平月吉裔孫至遠書

洺水集卷一

宋　程珌　撰

制誥

理宗即位大赦文

天生烝民而立君所以任父母撫綏之責父有天下而傳子所以綿祖宗統系之基祗仰先皇自承丕緒不以大寶為樂惟以萬方為憂懔保小民欽畏上帝消斥姦佞登崇俊良勤不倦於宵衣儉至形於澣服坐臻感格

聿底康平二氣叶調羣生茂豫中原雲附故境日歸允惟中興之功浸復太平之觀乃以焦勞之久遂愆節適之宜忍聞憑几之言方切號弓之痛顧令眇薄獲纉休明仰奉母儀俯臨海寓正皇皇如灼之際加兢兢載惕之思然創劇摧心尚曠萬機之務而政先及物豈稽四海之恩可大赦天下

諭經筵講讀官詔

朕初纂丕圖亟奉慈訓既御經幄日親羣儒深念進德

立治之本實由典學朝夕罔敢怠忽尚賴諸賢悉心啟
迪毋有所隱朕當垂聽益加自勉即令學士院明諭朕
意

倉部郎官潘檟除大理少卿詔

朕惟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每於躬行之際尤所致謹比
覽倉部郎官潘檟首疏所奏深契朕心可特除大理少
卿以示嘉奬

諭監司守令恤刑詔

昔成王立政之初於庶獄䘏謹曲盡其敬忠厚積累囹圄空虛治道所由昌也朕踐祚以來舉廉戒貪興能拔滯亦欲郡縣聞風政平訟理也而懦者汨於吏姦莫恕人命强者輒恃巧心析律貳端久繫株連遂易瘐死其或叨懫自豐庶威奪貨五過之疵是非舛紊蔑棄中典民冤莫伸哀矜之意微剥斂之風著豈朕為民父母之意哉繼自今監司守令各思天牧之重躬務審克無僭亂辭勿格詔而弗遵勿任情而自肆深培根本共守中

和庶幾羣吏視儀罔敢弗率儻猶翫狎習為蔽欺貪殘淹留莫之糾刺上負朝廷之委任下辜斯民之宅生則國有憲章罰加失職非予一人所敢私

太師鄂王岳飛改謚忠穆制

昔在高皇中興炎祚如呂丞相勛實著於勤王如岳鄂王烈尤高於衛國葢禦戎復辟耀為社稷之臣而秉事握樞咸受腹心之寄夫既稽功之無間豈容論德之或殊頃焉異議之莫齊今也師言之允穆同一辭而作謚

垂萬世以為公故追復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武昌郡開國公贈太師追封鄂王謚武穆岳飛賦河朔之雄姿熟左氏之兵法遁烏珠於中宵之急拔劉豫於一鼓之餘西京之地既還河南之境寖復惟其張馬步蔣山俘馘之繫故能定業於江南使其合晉絳澤潞豪傑之謀豈復遺患於今日雖以忠而許國屢形於天語之褒嘉奈畏敵而急和深沮於權臣之私意此身卒至於莫保天下迨今以為寃朕獲纘丕圖敢忘宿憤方將壯薄

海之義氣可不伸當日之忠魂爰易嘉稱用彰實美鄙
姦夫之遺臭不崇朝而肉寒偉烈士之英風將千秋而
髮豎果孰得而孰失抑可勸而可懲今有名孫久司兵
鑲得非忠義之報足驗天人之符噫遺廟峩峩雖或游
神於古鄂英靈凜凜豈能忘意於中原

故崇政殿說書程頤孫源授籍田令制

勑故崇政殿說書贈直龍圖閣謚正程頤四世孫修職
郎程源爵祿朝廷之名器固能砥礪於一時賢者風俗

之樞機實可作興於百世激勸有道今昔所同睠惟爾祖之賢一出濂溪之正盡心知性無非根本於大原啟鑰抽緘用以開明於後學求其嗣裔得爾端良隆然受道之資甚矣典刑之舊錫之命秩擢寘班聯庶幾風動於聽聞無或顛冥於邪僻克遵先訓尤殫乃心可依前修職郎特授行籍田令

故華文閣待制朱熹贈太師追封信國公詔

朕每觀朱熹所著論語中庸大學孟子注解發揮聖賢

之緼羽翼斯文有補治道朕方勵志講學緬懷典刑深

用歎慕可特贈太師追封信國公謚如故

洺水集卷一

洺水集卷二

宋 程珌 撰

奏疏

擬上殿劄子

臣仰惟陛下天縱之資根于至仁故君臨海宇二十二年雖變故迭興而訖底康定天佑人助不可誣也獨比年以來災異不一方春生夏長之時萬物焦以枯向也旱敵今及吾邊春既苦旱夏必傷潦不惟此爾有道之

世五星循軌日不食朔月不食望迺去歲之秋月食望矣日食朔矣而又金星見晝鎮星失行太陰躔高木星度下類非細變也可不震惕如禍在朝夕哉臣願陛下剛健輝光日新其德蠲苛賦以培國本去繁刑以壽國脉顯忠消佞以厲臣節聽言行諫以作士氣一政令之設施必曰其事果合於天否乎一人才之黜陟必曰其人果當於天否乎天心何自知之當人心則合天心矣內而坤極外而大臣相與警戒相為輔拂益進其所已

為交脩其所未逮益轉移其象銷弭其災非大有以飭厲之未見其可也漢陳蕃有言昔春秋之末周德衰微數十年間無復災青者天所棄也今天於漢眷眷無巳故殷勤示變冀以感悟然則今茲災異雖可懼也猶可幸也豈非上天之心所以祐國家者尚至望陛下者尚深乎祐之而無以答其意望之而無以慰其心臣則懼之雖然因象而知警不難也無象而不忘為難耳人之常情遇變則懼不見則忘未雨則憂既雨則忽殊不知

天之垂象已示不再災祥未應其象故在元魏之時熒惑見而忽亡崔浩謂入秦必矣後八十餘日熒惑果出東井間一歲秦果當之先正司馬光特著之通鑑以垂萬世則是應之遲疾雖不可計而象不虛示未有無其應者也惟陛下勿以為不見勿以為既往而遽忘之則天下幸甚

乙亥輪對劄子

恭惟陛下天臨海宇二十二年玉食弗御惟服澣衣每

以天下為憂未嘗以位為樂故含齒羣生同心愛戴而變故相仍旋即消弭豈非天之所佑人之所歸皆陛下憂勤一念之力邪而陛下之憂曾不解於聖心者臣竊窺陛下之心上憂祖宗付託之重內憂天下之未治外憂殘敵之未殄也然以臣觀之則以為未易徒憂者治內治外臣請次第陳之治內之道多矣蠲蔡京等橫斂之賦以洗百年之痛詳縣令之試以培太平之基嚴司理録參之授以重生民之命展任子三年之期以寛吏

部之闕此治内之凡也而其要必先於清中書之務治外之道多矣創軍號集新軍以杜姦人覘伺之心削歲幣正名稱以為他日强敵之慮選王人核邊備以防倉卒之虞禁朘剥明功籍以伸士卒之氣此治外之凡也而其要必先於重閫外之權昔諸葛亮惓惓於蜀主曰董允等志慮忠純宫中之事悉以咨之將軍向寵曉暢軍事營中之事悉以咨之親賢臣先漢所以興也親小人後漢所以亡也三代而下享國長久無若漢唐然所

以亡天下者有四而外侮不與焉宦者甫息而外戚繼興女禍相仍而藩鎮迭作大抵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中國治安則外侮退聽矣木必先蠹也然後蟲生之人主清明則四患不作矣聖賢之論治亦曰觀前代之變參當今之勢慮其大者而已矣臣更有獻焉攷之農時已逾芒種天之閟澤猶豫逮今得非陛下之澤未下於民故上天之澤亦尚屯於此乎臣試邑富陽之日當楮幣更新之際目擊州縣奉行失措徒黥籍没所至紛紛

寃痛之聲達于四境于時三辰失精天地變色益至三年然後爲旱令州縣之吏因楮幣而徙居者亦既釋之矣編配者未縱焉籍没者未還焉天意可徒解哉宜詔有司刷辛未之冬曁乙亥之夏凡禁者縱之籍者還之如是而不雨則陛下無愧於天人矣臣昧死取進止

其二

臣聞覘人之國者不以其兵之强國之富土地之廣而惟以風俗觀之西漢之末士大夫崇論議之美而乏經

理之用儒者不畔六經之説而流為虛文州縣有惠養之名而未有經久之政邊方無目前之警而有不可測之虞譬之蒲楫維舟容與安流一旦風濤未知所屆古之人君知天下之將有事也必陰求傑特之才儲之以為他日之用蓋平居無犯顏敢諫之士臨難無仗節死義之人漢之王陵周勃汲黯皆有三代之遺直至若公孫弘輩則如發蒙耳緩急何賴焉方今朝廷清明羣正彙進人才之盛比隆淳熙矣而宏厚奇偉忠節鯁亮之

士尤宜封殖長養之方其無事則朝廷益尊及其有事則大任可屬耳司馬光有言忠厚若王曾剛正如魯師道賢直若薛奎所當信用鄙猥若馬貴良讒諂若羅崇勲所當疎遠人才之生無間今昔上有所好中才激昂是說也若書生之常談實聖時之急務惟陛下與二三大臣重圖之取進止

丙子輪對劄子

臣聞天之道日運而無積聖人之治日新而不窮蓋人

之情故則玩新則肅天下大器也聖人之治天下洗濯提攜時出而用之故晝夜之晦明寒暑之代謝循環而無端相續於一致者此天之所以為天而聖人之所以為聖人也恭惟國家萬世之業自藝祖創之太宗定之真宗飾之至仁宗則守之方其紹述之初悉用安靜之政然閲時寖久人情不能無玩也於是聖心加以振厲若開天章閣命輔臣條具當行之事又御資政殿召兩府侍從手詔問天下事其勤求治道責望太平若不可

以一日安者而又擢端鯁以增諫員則言路通而士氣伸矣出内帑以廣邊儲則財用公而國力裕矣命范仲淹主西事富弼主北事則折衝制勝有其人矣因問邊事而責臣下之不能對則所以豫備不虞者嚴其事矣取臣寮奏疏及其進對凡可采者付中書密院施行則獻計陳謨不為無用矣凡此數條其神斷天運無非興起人心於弛玩之餘而四十二年之治所以光明渾厚始終如一日也恭惟陛下更化之初固嘗登正士以革

姦庸伸讜言以破諛佞以祖宗之法而塞儌倖之門嚴責實之政以變欺誕之習天清日明風行雷動固已月異而歲不同矣然物以久而故人以久而玩誠能因已定之規模而稍加作新之功則黜陟所形而天下悚其好惡賞罰所及而天下震其威明搜遺拔異以收徯屬之心聽言行諫以昭容受之實闢功名之塗而使人人有欣欣不自已之意示信必之權而使天下不敢萌苟且之風則治日新又日新雖至萬世而無弊可也古之

善圖治者亦惟於安静不擾之中而每有振厲作為之志故寛不至於弛柔不至於懦平居暇日不動聲色而風采奮揚精神運動自足以鼓舞一世夫苟一切安於逸豫則强者必弱智者必晦敢言者必緘默有志者必退縮天下之治益未知其所終矣舜嘗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臯陶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然則治之汚隆亦惟陛下與二三大臣加之意而已臣識昏學陋豈足語治卷卷愚衷姑塞明制

惟陛下財幸

其二

臣聞自天地肇分以來有中國則有外國也而惟四方雲擾割據中原則紊天地之常經失中外之大分未有甚於此時者然考其始興稽其滅亡率不過數十年石勒慕容儁各十餘年苻健姚秦三十餘年元魏東西雖百餘年而不能全有中原之地故自元魏而後奄地之廣傳世之多未有若女真者肆我祖宗得請于上帝假

手蒙古連歲屏除岌岌之勢千鈞一髮矣然一敵亡一敵生而又中原英豪與夫乘時姦夫變出須臾患生盤糾風塵翕忽平定難期蓋中原腹心也吳蜀荆襄四肢也腹心受病未有四肢獨安者其可不重勤聖慮哉甲子之夏辛棄疾嘗為臣言中國之兵不戰自潰者蓋自李顯忠符離之役始百年以來父以詔子子以授孫雖盡僇之不為衰止惟當以禁旅列屯江上以壯國威至若渡淮迎敵左右應援則非沿邊土丁斷不可用目今

鎮江所造紅衲萬領且欲先招萬人正為是也葢沿邊
之人㓜則走馬臂弓長則騎河為盜其眎敵人素所狎
易若夫通泰真揚舒蘄濡須之人則手便犂鉏膽驚鉦
鼓與吳人一耳其可例以為邊丁哉招之得其地矣又
當各分其屯無雜官軍葢一與之雜則日漸月染盡成
棄甲之人不幸有警則彼此相持莫肯先進一有微功
則彼此交奪反戈自戕豈暇向敵哉雖然既知屯之不
可不分矣又當知軍勢之不可不壯也淮之東西分為

二屯每屯必得二萬人乃能成軍淮東則於山陽淮西則於安豐擇依山或阻水之地而為之屯令其老幼悉歸其中使無反顧之慮然後新其將帥嚴其教閱使勢合而氣震固將有不戰而自屈者又言諜者師之耳目也兵之勝負與夫國之安危悉繫焉而比年有司以銀數兩布數匹給之而欲使之捐軀深入刺取敵之動息豈理也哉於是出方尺之錦以示臣其上皆敵人兵騎之數屯戍之地與夫將帥之姓名且指其錦而言曰

此已廢四千緡矣又言棄疾之遣諜也必鉤之以旁證使不得而欺如已至幽燕矣又令至中山至濟南中山之為州也或背水或負山官寺解廨位置之方左右之所歸當悉數之其往濟南也亦然又曰北方之地皆棄疾少年所經行者彼皆不得而欺也又指其錦而言曰敵之士馬尚若是其可易乎葢方是時朝廷有其意而未有其事也明年乙丑棄疾免歸又明年丙寅始出師一出塗地不可收拾百年教養之兵一日而潰百年蓄

治之器一日而散百年公私之蓄藏一日而空百年中原之人心一日而失鄧友龍敗朝廷以邱崇代之臣從邱崇至于淮甸目擊横潰為之推尋其由無一而非棄疾預言於二年之先者所集民兵皆鉏犁之人拘留維揚物故幾半臣言之崇一日而縱去者不啻萬人此蓋犯招兵不擇之忌也禁旅民兵混而不分爭泗攻壽相戕殆盡此蓋犯兵屯不分之忌也兵數單寡分布不敷人心既寒望風爭竄此蓋犯軍勢不張之忌也十月晦

夜敵人以筏濟兵已滿南岸而劉世顯等熟卧不知遽報寢急倉皇授甲晨未及食饑而接戰一鼓大潰至若烽亭近在路隅一聞邊聲燧卒先遁所至烽烟不舉敵猝至前牽不能辨此又犯諜候不明之忌也邱崇經理曾未三月而敵騎已渡淮矣夫往者之轍來者之鑒也覆而不鑒則又前轍耳今日之事固與前日大異向也一於謀人今焉專於自治九重之所宵旰廟堂之所經理將帥之所舉行無一日而或忘也而來自邊方者猶

以為兵屯未分焉兵勢未張焉所招之兵未皆壯勇焉又言城築之事春夏非時則土氣融液板幹促迫則工力苟簡異時恐不堅密焉而臣區區之愚竊謂邊方事宜誠難遥度伏願陛下申詔諸將使之相度山川形勢覽觀丙寅覆轍某城當築某壕當浚某堡當脩某寨當葺上而川蜀中而襄漢下而兩淮凡彼之所必攻而我之所當備其所可設伏也某所當控扼也某所可邀擊也某地可持守也酌其輕重量其緩急某所當屯若干

也其屯當增若干也大綱細目俾各以所見條具來上而朝廷為之斟酌而行之如其所欲為而責其成功不及今無事之時使之得以盡其所欲言一旦有故彼將曰某城朝廷所築也某兵朝廷所屯也某寨朝廷所脩也某池朝廷所浚也力盡於不當為之所而功遺於所當用之地非吾所與知也於是得以有辭矣昔之英主駕馭將帥或面詰或疏問使之空臆盡言因得以第其才能而占其成否皆若是也雖然凡若是瑣瑣者皆邊

將事耳若關宗社之大計圖不世之偉功則固有李德裕處回鶻之事而可以弭後患种世衡自任邊方之責而不以累朝廷此則未敢遽言也葢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惟至神獨斷之李德裕有言述踈而言親者危地卑而意忠者忤臣不量其賤而冒昧及是惟陛下幸赦之

初開講筵劄子

臣聞人主之學與儒生異與儲君亦異儒生之學在於釋訓詁儲君之學在於通大義至於人主之學則不然

貴乎力行而已傅說之告高宗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又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夫知而必貴於行聞而必見於事是豈徒知徒聞哉三代而來英君誼辟知以講學為務者必以功業見於天下至若叔季之世豈無聰明之君惟其不務君人之大德而好文章之小技至與臣下較工拙於一章一詠之間而紀綱陵遲政刑敗壞生民塗炭則未嘗一過而問焉夫如是則又何取於學哉我宋龍興聖聖相繼觀堯舜之用刑而深懲近代之

密網我藝祖豈徒學乎觀周公之無逸而重戒人主之自豫我仁皇豈徒學乎觀大禹儉勤而力非人主之貪心我孝宗豈徒學乎先皇嗣統仰法明謨推其所學而見之躬行則敬天而愛民進賢而斥佞聖讒說容直言恤兵而省刑輕徭而減賦嚴將帥之選謹符節之擇用能三十一年之間方内又安舊疆浸復卓然有中興復古之漸是皆學形於治而治本於學也恭惟皇帝陛下仰膺歷數丕紹基圖飛龍在天萬物咸覩既能以講學

為先必能以躬行為急凡經訓之垂史册之載事之涉
於事親者必反覆講明而躬行於寧神養志之間事之
涉於進賢斥佞者必反覆講明而見於觀人察事之際
事之涉於嚴監司牧守將帥之選者必反覆講明而見
於博採公言之時凡事之關於治體言之涉於教條必
辨明審是而力行之若夫多聞以為博多記以為富無
益也徒以惑聖志而煩聖聽耳夫如是則志慮堅定聰
明益開措之政事功業日隆上有以稱先皇付託之意

下有以報慈幃擁佑之恩上天眷休與宋無極宗社幸甚生靈幸甚

甲申上殿劄子

臣聞天下猶一身也元氣充腹心安手足便然後一身强元氣索腹心病手足不舉則其身危士者國之元氣也民者國之腹心也兵者國之手足也公議明於上則朝廷尊民心安於下則邦本固兵威振於外則國勢强葢柄此公議者士大夫也維此人心者監司守令也總

此兵政者將帥也士習不競則公議晦而朝廷卑貪吏不革則民力困而邦本揺將非其人則軍政壊而國勢弱昔鮑宣有言今朝臣未有骨鯁骫壘之士論議通古今憂國如饑渴此漢人之所深慮者而比年以來熟爛委靡風釆消磨庸繆若瞀便佞若忠高者荒唐卑者蹇陋陛下褒表忠烈奬異儒先固以名誼風天下矣而士習若是且漢儒傅會之説雖不足録然縁物求類變不虚生其言陰雨以為百姓困乏無以應吏之誅求故愁

悲怨怒遂為水災而比歲多雨雖曰陰盛然民衆為魚怨氣蟠結令州賅縣剥虎暴螟殘杼軸盡空不異冠至憑城依社頑不畏人監司不訶州牧不問至若邊守選擇甚嚴然猶有假備禦之名肆溪壑之欲者陛下一念惻怛億兆愛戴而州縣之間貪酷若是唐之名將郭子儀自言受恩塞下制敵行間東西十年前後百戰天寒折刃濺血霑衣野宿魂驚飲冰傷骨出入生死所仗惟天令之怯將能若是乎君賜不入私家蓐食不安軍幙

勝則歸功士卒敗則自罪節制令之庸將又能若是乎比歲以來兵日瘠將日肥憂髀生肉者雖不乏人而蠱溺自戕者輒當柄任盜至則擁城自全寇退則寬期躡後列營萬竈羸若鳶形坐甲戍邊率多凍斃閲圍不闢而私產連阡戰騎不肥而耕牛被野偏佐不陞驍勇不別陛下竭民之力以養兵假將之權以固圉而貪庸若是臣願陛下奬切直之言崇靖退之風厲廉隅之節開功名之門養其譽望作其鋭氣風操端聳者拔之以起

頹俗道德醇茂者隆之以正羣心志慮深長者使之贊
籌帷器畧沉雄者使之斷國論穆穆其良諤諤其昌則
謀國若元龜重國若大吕矣在外則嚴監牧之選行貪
籍之法宣之命令使天下洗心而易慮寓之黜陟使天
下知避而識趨至若貪令則責之牧守貪守則責之監
司監牧不發則坐以黨姦如是則民生其庶有瘳乎又
能時遣儆先朝歐陽脩分使之意擇公正之士純實之
彦按行邊徼撫勞士卒則諸將之貪廉功狀之是非闗

隘之隨脩舟車之美惡城壁之摧壯邊民之疾苦舉得以周知而列屯諸將人知所畏不敢肆欺於其上矣夫使朝多鴻碩野無怨民邊無怨兵則根本堅厚精神折衝以之西取靈武北取燕薊將無施而不可者而況區區二敵及流民乎惟陛下審思而力行之天下幸甚取進止

其二

臣竊聞新敵遣介求通而朝廷止其介於山陽不許其

輒至闕下處之固得其宜矣昔漢建武中西域求内附而光武惟閉關以謝之突厥求通於唐而太宗直謂彼我遼絶緩急不可仗二君之識微矣然以臣度之彼決無能為也葢崛起小戎初非積累連兵歲久寧不傷殘恃金許年竟不能滅其力可知也如遼如夏如回紇如女真環列其旁彼豈無反顧之慮是以敵人塊坐窮沙亦既許年不敢一日輒離其穴其勢可想也夫力不能支勢不可出而乃連歳以夾攻邀我者豈非敵人之詐

謂中國為可以虛辭恐喝邪彼匹介之來又豈非意在於窺覘中國邪伏望朝廷下之制梱力折其萌曉之以國初入貢之分臨之以天地華夏之威破其盜賊包藏之姦使之震慑而退至計也如其不然稍示以弱彼謂其計可行則亡厭憑陵當自此始他日雖食邊臣之肉何益於事哉似聞金主新立憤其侵擾方將振厲與之決一旦之命寧肯復與之和哉而又窮沙之與中國東西相距不啻萬里行者去來不啻周星彼亦何敢置遼

夏反顧之憂涉金敵未亡之境行師萬里與中國為敵哉又況山東諸郡夏焚之金棄之中國亦置之度外矣彼之攻邪否邪守邪棄邪何預中國事哉以臣觀之此決不足慮所慮者蜀耳若淮與襄兵雄地近閫外得人獨蜀去朝廷萬里去二敵特近惟選諸蜀産之英仁屋而威斷沉毅而廣博者必數人焉列置名藩以備一旦之須此則蜀之至計耳惟陛下加聖意焉

輪對劄子

臣竊謂當今之務莫急於備邊而備邊之策莫先於擇將葢療疾十年無醫可使用兵十年無將可用信乎愈久則愈知其難也唐之名將李光弼嘗有言曰直而能慮勇而能鬬此千人之將也外貌茫茫中情烈烈知人艱勞恤人饑渴此萬人之將也臨事無懼好謀而成近賢親能日謹一日此十萬人之將也温良恭遜用心無二見賢進之行法不枉此百萬之將也誠信緩大閑於理亂隱隱軫軫鄰國皆知上達天文下知地勢中察人

情四海之内視如室家此天下之雄將不可敵也嗟乎古人之論將其品級固如此至後世之所謂將者果何如人哉愚而忌偏裨貪而獵士卒守邊則嬰城以自保赴援則迂道以避鋒勇不足以倡三軍智不足以料十里公不足以服衆威不足以御下小戰則衂大敵則奔實敗而言勝無功而希賞此蓋百年之弊有未易以遽革者然則終不可革乎亦惟曰得人而已百年以來臣工之所建明朝廷之所施行亦既不一矣而人才終未

見馬且漢之創業韓信之功也唐之再造李光弼之力也而是二人者皆得於薦者之口薦其可已乎然古之取人初無定說或取於將家或取於卒伍或取於科目或取於盜賊或取於外國孫武所謂為將之道無出信仁勇數者誠使外而監司郡守内而卿監郎曹皆得以所知舉之不拘資格不限員數或仁能恤下或智能料敵勇能鼓衆廉能散財義能捐軀嚴能御下明疏其所長而不求其全然後或以一面或以一軍試之則將才

見矣雖然擇將不難御將為難昔周世宗承五季之衰將士習為驕惰河東之敗一日而斬大將樊愛能等七十餘人然後東征西討無不如志白起於秦可謂有功矣一不受命賜死杜郵漢高帝之待諸將也欲王則王之可誅則誅之葢御之有道則中人可上縱而不治則上駟斯下矣未用之才有法以舉之已用之人有法以御之則殘敵之殲可期矣由古以來中原有故極亂生治非久不定惟陛下洪其規模廣攬英傑嚴將帥以待

之天下幸甚

其二

臣聞兩稅之重莫甚於今日而州縣之間又從而折納之其為厲民也益慘矣夏稅之有本色絹又有和買絹除折帛之外其二色絹止納本色此舊法也去歲户部以其有歲弊之積姑令折納一年已即檢舉復納本色矣今聞近甸州郡復抑納錢却差官買絹以發上供其格詔旨困民力孰甚焉此折納夏稅之為民害也昔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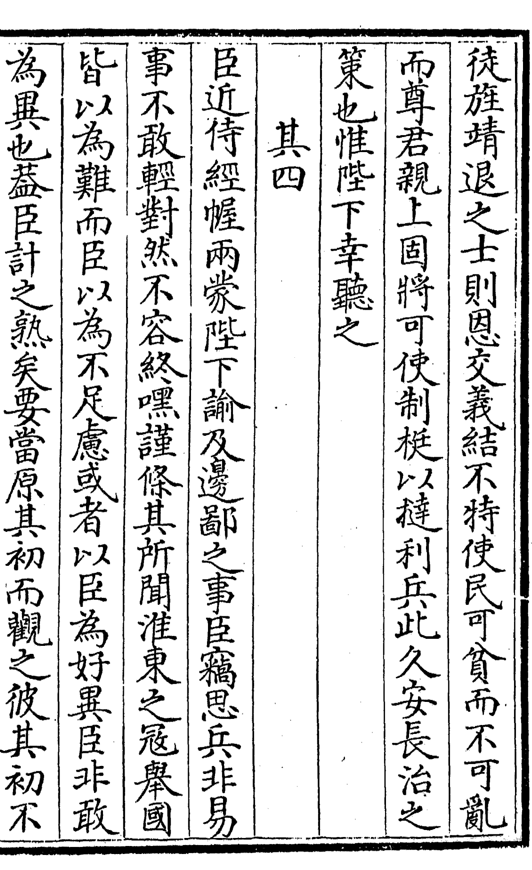
歴中諸道轉運多求加耗之米謂之潤官甚至盜臣加耗之外復增一斗仁皇謂聚歛過於盜賊遂命止之今州縣斛量非法高大往往以石之七八方輸一石輸未及半常額已足則俾之納糯以為酒本糯或充溢則又俾之納錢易秔而為糯易糯而為錢此折納秋税之為民害也陛下慮深根本子視元元蠲減之詔無歳不下而州縣之吏壅澤不流椎剥日急近畿且爾况於千萬里之外者哉臣愚欲望陛下嚴飭監司時加體訪合輸

本色不許折錢斗斛耗米一遵常制稍有違戾按發以聞監司故縱則御史劾奏庶幾横斂少戢民瘼少瘳天下幸甚

其三

臣聞太平之原起於田里縣令之職於民為親故任必三年所以久其職也授必京秩所以重其選也漢室以郎而出宰唐人親試於殿庭凡所以謹之重之者要以為民而已民為邦本本固邦寧其可一日不加之意乎

而比歲以來士習不美人起倖心領印未幾即求速化
兩税之入率取其羸椎剥之征專於抄籍以之營求上
下要譽當塗間出他岐廉恥道喪倖者一人儌者皆是
心無固志政無定經職所當為一不暇問民之休戚漠
然不聞叔季之世凡貴游之不更事者選人之昏眊無
手筆者皆注縣而去魚肉斯民恣其藉躪民怨盜起朝
廷不知多事之際所宜深察臣愚欲望陛下赫然下令
嚴祖宗三考之法禁椎剥之慘崇寬大之化抑僥幸之



徒旌靖退之士則恩交義結不特使民可貧而不可亂而尊君親上固將可使制梃以撻利兵此久安長治之策也惟陛下幸聽之

其四

臣近侍經幄兩蒙陛下諭及邊鄙之事臣竊思兵非易事不敢輕對然不容終嘿謹條其所聞淮東之寇舉國皆以為難而臣以為不足慮或者以臣為好異臣非敢為異也葢臣計之熟矣要當原其初而觀之彼其初不

過苦於北方饑饉及畏敵人殺僇故相率而來丐一飽以逃生耳豈復有長志宏畧可以角逐中原哉然聚則為亂飽則思奮此葢古今物情之常也先正司馬光嘗論西戎名山之人以謂餘衆尚多還北不可入南不受彼將安歸必將据邊城以苟活是亦即人情而論之也夫入人國都而為謀人之事此兵家大忌彼豈不知委身孤城岌岌乎釜魚幕燕哉而猶撞搪叫號於假息之頃者葢北方之路既絶勢必求營朝暮以延歲月之命

也令將一舉而殲之邪則一日而僇數萬人古無是也將使之分屯邪彼決不敢信朝廷之不我僇也然觀其一再自戕其徒冀以自贖自新者其心亦可謂顯白矣令朝廷察其心納其善而棄其過不過賞其首犒其徒則彼必俯心懷恩俛首聽命矣夫誰敢後邪何以言之葢彼亦人也安得暴露奔迸十年於此而不思安定休息哉而朝廷於此更能擇老將以一軍令益戢士以壯軍容屋犒賞以作士氣使吾之根本益壯精神益強然

後明降勑命許以不殺彼亦安得不畏其威感其仁相與變驕悍而為善良恥背叛而慕名義哉此臣所以謂之不足慮者非異論也而臣之所慮者比歲以來風雨失節水潦為菑葢雨與水陰類也外而強敵内而盜賊咸所當備焉實德脩於念慮之微實政行於日用之際察守令之貪酷者而屏削之取將帥之朘剥者而簿録之使民和於野士快於壁則易歉而為豐化菑而為祥特反掌耳而又何強敵寇盜之足慮邪且昏墊之菑未

有甚於堯之九年者而堯廷之上大綱小紀日事整飭焦烈之害未有過於湯之七年者而有商君臣脩明政刑惟日不給古人之畏天一日為一日之功一歲計一歲之効君則斷斷行之天則斷斷應之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惟宸衷加念焉

其五

臣聞庸主之可憂未若明主之當憂亂世之可慮未若治世之當慮葢自三代而後人主無大失德者皆謂之

明主雖未有失德也然未見其進德之彊天下無大亂也然未睹夫致治之實夫如是安得而不憂且慮邪臣嘗攷天之運矣十五日而一氣應五日而一候至寒暑之代謝日月之往來毫髮不爽千古一期未始一日而不然也至於聖人之法天亦曷嘗一日而不然哉舜之屢省不以一省而遂已也湯之又日新不以既新而或怠也文王之不已成王之緝熙皆未始有自足之心而萌怠忽之念也然當時諸臣所以防閑而規警之者猶

無所不至焉象箸之作若未過也而諫者已二十五人以為用象不已必用金玉至禹之進諫則又曰毋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舜豈有是哉盤盂有銘几杖有箴湯之所以自厲其心者可謂至矣而伊尹一德之書猶深寓其規拂之意坐則銘几卧則銘席成王之所以自防其心者亦可謂切矣而羣臣敬之之詩周公無若商王受之誡益致其嚴葢堯舜三代之君臣無一日不以警戒為事也漢之武皇唐之太宗天資英偉始初清明今

年召申公明年策仲舒凡土木之事神仙邊功之事俱未萌也而申公已戒之曰為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仲舒亦戒之曰正心以正朝廷而汲黯又曰内多慾而外施仁義武皇惟不能謹其終也卒也輪臺之悔晚矣太宗闢封倫之言是魏徵之説力行仁義躬致太平亦可謂至明不惑矣而藴古大寶之箴已上之即位之初年其辭尤為挺切如曰惟辟作福為君實難主普天之下處王公之上任土貢其所求具僚陳其所倡是故

恐懼之心日弛邪僻之情轉放豈知事起乎所忽禍生乎無妄大明無私照至公無私親禮以禁其奢樂以防其佚勿謂無知居高聽卑勿謂何害積小成大樂不可極樂極生哀欲不可縱縱欲成災勿內荒於色勿外荒於禽勿貴難得貨勿聽亡國音內荒伐人性外荒蕩人心難得之貨侈亡國之音淫勿謂我尊而傲賢慢士勿謂我智而拒諫矜己巍巍蕩蕩恢漢高大度戰戰慄慄用周文小心一彼此於胸臆捐好惡於心想如衡如石

如水如鏡勿渾渾而濁勿皎皎而清勿汶汶而闇勿察察而明我皇撫運扇以淳風民懷其始未保其終使人以心應言以行天下為公一人有慶又曰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壯九重於内所居不過容膝彼昬不知瑶其臺而瓊其室羅八珍於前所食不過適口惟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而魏徵之在當時亦有十思之疏見可欲則思知足將營繕則思知止處高位則思謙降防滿盈則思抑損遇逸樂則思撙節在宴安則思

後患防壅閉則思延納嫉讒邪則思正己行爵賞則思因喜而僭施刑罰則思因怒而濫此十思也又有十漸之諫其詞曰陛下貞觀初清淨寡慾今訪怪珍此漸不終一也陛下貞觀初重於役民令漸奢肆輕用民力此漸不終二也陛下貞觀初役己以利人令也雖有憂人之言乃為樂身之事此漸不終三也貞觀初親君子斥小人令也雖重君子敬而遠之雖輕小人狎而近之此漸不終四也以至始樸素而終奢靡始信賢而終聽讒

始禮士而終傲忽始深居而終馳騁始自治而終好兵始愛民而終不恤如是者凡十焉嗚呼人之一心如六馬一心之御如朽索一日失閑萬里犇逸而况人主之心宗廟社稷之重土宇民物之衆皆關乎一念之微者可不知所以養之乎心本静也物誘之則揺心本明也欲汩之則昏昔之聖人保之護之操之守之明四目以廣其見達四聰以公其聽聲色不邇貨利不殖讒説之必堲邇言之必察使一心清明萬里昭澈政之所當施

令之所當發人之賢與否言之忠與慝莫不坐而燭之如辨白黑雖欲不治可得乎臣望清光之日久矣仰識陛下之心純一而有守清明而無累推此以施可以為堯舜可以為湯文而臣區區之愚猶願陛下守此純一保此清明始終如一勿移勿怠法盤銘之日新戒無逸之荒溺上焉有以繼列聖傳心之統下焉有以慰四海望治之心則天下幸甚

代上殿劄子

臣聞天下郡縣土疆既殊風俗亦異然而其間莫不有百年之利因循而未興者亦莫不有百年之害因循而未除者民有欲而莫與之聚有惡而莫與之去以臣耳目所接無郡無之惟為守臣者憚於建明難於改作上下相蒙牽歸苟且或一歲而他遷或二年而代去故往往前後因循無肯留意者不然則分千里之寄歷二年之久其勢足以奔走提封其權足以統臨屬縣築一臺營一觀意所欲為千里響應安有為斯民興利除害而

有不可為者哉又況國家裂土置守固將使之問民疾苦分國顧憂也庸可使之乘朱幡佩銀符一無所建明嘿然而來嘿然而罷哉彼漢唐間號為循吏者攷其所歷莫不顯然皆有可紀之迹如治屯田興水利正田賦建學校其成效實績照耀簡編而非後世之所謂政績者徒空言也臣愚欲明詔大臣自今守臣之郡必使延見邦人博採輿議以咨訪一郡之利病而又遲之半年使之習熟其風土周知其疾苦然後以其一二大者條

具來上勿拘以名件其利可興其害可除其弊可革其事當建明某法當申嚴必皆灼然合民情行之而必效傳之而可久者無鹵莽以塞責無誕妄以生事無諱其難而言其易無利於獨而害於衆朝廷以其條奏付之後省擇其可行者下之責其成效於二年之間而朝廷則又加少寬假信之專任之篤不以人言而奪其謀不以旦暮而急其效二年之間郡秩未滿則亦不以召不以遷斷斷然必責其成而後已至於誕謾無功誣罔不

實生事擾民無補於國凡若此類者悉重寘典憲以正欺罔之罪而其言可行行可績量其勞能以示旌擢如此則海宇之大無利不興無害不除其為明時治道之助實非小補

其二

臣聞赦過宥罪聖人之格言而數赦有罪非先王之令典昔之賢君深識治體者莫如唐太宗其語侍臣曰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朕即位以來不欲數赦恐小

人恃之輕犯憲章故也昔之賢臣深歷世故者莫如諸葛亮其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然則赦之為害自古明君賢相未有不知之者惟其末世陵遲王政不綱事從姑息故頻年數赦長惡惠姦以為斯民之大害曾不思聖人之所謂赦過者蓋為過誤者耳至於故犯無小乃聖人之所必刑者而亦用赦焉幾何不使之肆其姦暴以戕賊夫民哉是故赦不欲數亦不欲先定令三歲一赦大霈渥澤至於每歲慮囚雨暘決遣不過恐獄訟

之淹延與刑罰之寛濫耳而有司不悟亦遂以為赦焉且當郊之歲又有疎決則是一歲再赦矣夫頑惡之民逆數赦期赦前為姦赦至無罪此赦之所以不欲先定也一歲再赦則姦暴公行而善良無遺類矣此赦之所以不可數也且夫國有大慶疏恩海宇亦不過減租繭賦賜人之爵及高年酒帛耳而今之為州縣者好行姑息之小惠不知為政之大體往往有殺人而不死為盜而不刑者以是為隂德焉不知善良之被其害者之為

何辜哉且福善禍淫天之道也王政之綱也一夫之屈可以致六月之霜一婦之寃可以致三年之旱逆天道而惠姦民亦豈聖人配天其澤之意哉晉武帝嘗曰近世立太子必有赦令世運將平當示之以好惡曲惠小人朕無取焉遂不赦武帝此言亦不可謂不知理者臣愚欲乞明詔攸司如盛暑慮囚雨暘决遣但令刑罰中理不當妄有蠲貸至於雖遇郊恩與非常之赦凡殺人為盜情理蠹害者亦當遵守祖宗故事並取奏裁無復

有過恩宥滋長姦惡蓋去狼可以牧羊去莠可以殖禾去惡可以全善所忍者一人所全者不知其幾人也實天下幸甚

其三

臣治郡亡狀日懼黜幽既竊寛恩叓洿郎選慚無毫髮自效明時而臣所領屬縣有公私困弊臣所目擊者其敢嫌不以聞臣竊惟松陽為縣實在畿甸而官司圖籍尺寸不存是致賦租失陷詞訴糾紛役使不均科配不

等富者田連阡陌而匿賦貧者產去稅存而代輸令或精明尚莫窮其根柢一或庸謬悉受命於鄉胥由是訟滯賦稽効去相望臣領郡之始知其被害為深故於本縣賦租則每為之寬期人户陳詞則必為之窮究由是一邑賴以小安然為悠久計則未也臣愚惓惓欲乞聖慈特頒睿旨令本州及漕臣公共選辟京官之公廉強敏者以為令許以便宜寬其文法監司守臣無受妄訴無惑浮言聽其措置根刷版圖或令人户手實自陳或

令都保互相推糾取見闔縣産土之數無失經界高下之則一新圖籍以均一縣兩税之額如坍落漲塞許令核實去除庶幾賦役均平公私安便實千萬世不窮之利也異時籍圖既定一無詞訴則乞朝廷别行旌賞仍乞下吏部將松陽知縣永差京官免注選人尤為幸甚

其四

臣仰惟國家以民養兵以兵衛民兩者各安其所而不相病今夫内而禁旅外而屯戍又下而廂軍土軍及配

隷之徒各有統屬莫敢侵軼惟比年放停之兵𦵏潰之
卒朝廷雖已招收其在都邑者應募無餘而山谷田野
之間以臣耳目所接尚多有之晝則行乞夜則狗偷甚
則三五為羣公肆喝取方此歲惡而朝廷方於賑䘏民
賴以安獨此害未除民猶以為病又況小盜不戢大盜
之招已事昭然不容不監臣竊見諸州禁軍廂軍防城
鋪兵往往皆有額闕臣愚欲望聖慈行下諸州如放停
及𦵏潰之兵在其管下即隨闕額收填不惟田里獲安

抑亦緩急足用天下幸甚

高宗皇帝寶訓徹章乞宣付史館劄子

臣等仰惟高宗皇帝中興炎祚盛德大業具見於寶訓一書葢嘉定六年令丞相所進而先皇經幄嘗誦讀一周也陛下踐祚之始咨命儒臣且誦且講祁寒盛暑靡徹靡懈涉歷四載遂徹瑤篇夫脩己以恭奉親以孝事天以實用賢惟公去佞惟斷寬征以厚田里之生信賞以作士卒之氣惜財用抑濫恩四九載之宏謨七十篇

之奧旨陛下皆已遍覽而熟識之矣惟能留聖心而勿墜謹終始以力行上以揚烈祖之耿光下以垂萬世之丕業臣等深慚固陋獲際休明雖愧盡規之忠敢忘稱美之義欲望聖慈若稽彛典以今終篇宣付史館取進止

辭免除秘書丞兼權右司

寵靈逮下駭懼并中伏念臣備數日鐵行周歲籥雖斂粟粗登於常籍而牢盆一洗於羣姦至論激揚茂聞風

采方圖朝夕自力涓塵適會千秋來稱萬壽方帝城之甫入曾天陛之未瞻迺拜榮光俾還舊列既貳書林之事載參省掾之聯允惟埏埴之新罙覺恩施之重若為戴荷祇速顛隮仰望公朝特賜敷奏無嫌易命使訖外庸别選英髦增重班著

辭免除起居舍人

臣伏聽風雷如臨淵谷竊惟柱下之史寔應極東之星葢自有唐已號清華之選至于我宋乃參嚴近之聯因

是揆量豈容冒昧伏念某自還使節屢玷除書寘彼周行尚堪策厲擢之峻切則謂儌逾仰恩孝廟之朝嘗可侍臣之奏立之近側許其直前夫豈徒然必有為者屬令贊攝猶懼弗勝令使為真益章非據又況紫薇借筆丹陛飛毫儒生至榮明時盛選云胡二者乃得兼之伏望公朝特賜敷奏必別求於茂異或姑俾於攝承務得良材有光記載所有恩命某未敢祗受

辭免兼侍讀皇太后

渙汗四發履薄一忱竊以麗日新明咸仰尊臨於慈極震雷初號首令趣啓於經幃班行竦聽於徽言綿宇豫占其泰治然念仰裨於帝學莫先遴簡於儒英必德望顒昂乃可潛孚於心術必見聞該洽乃能增益於聰明如臣至愚於道何有儻使承問而無對曷如先事而控辭伏望皇太后陛下亟寢誤恩別求碩彥上不虛太后屬望之志下以承聖主時敏之功所有恩命臣未敢祗受

皇帝

聯翩有命娓懼交衷竊以天子御歴膺圖莫先聞道儒者懷才抱術務在致君矧當紹祚之初尤為進德之始上欲繼百王之正統下欲垂萬世之丕謨肇開講讀之筵宜得鴻碩之彦豈容亡具濫使充員如臣顓蒙今復荒落舊習但知於佔畢大原莫識於指歸使徒誦其口耳之間何以補於聖明之學伏望皇帝陛下收回誤渥別簡耆英庶幾大闡於微言可以增光於初政所有恩

命臣未敢祗受

辭免除刑部尚書

懇辭恩命未拜俞音情激於中誼不容已竊以班聯八座非他有司得其人則朝廷尊非其人則累盛代況飛龍在天萬物咸覩一黜一陟一詔一令八方為之風靡四表於焉具瞻一當人心天下自服如臣才術無一適人甫爾儀曹曾未聞其俎豆俄然憲部何以習其條章又況史館經幃玉堂詞掖極一時之清切兼五組之光

華取名過優席寵太甚反觀内省惕若靡寧伏望皇帝
陛下初肅皇綱首嚴宗祀姑令典禮仰奉明禋至若進
讀代言嗣容控免誤恩憲部先乞收還干冒天威殞越
俟命

皇太后

維天葢高聽或未下惟人有欲必徹為期選用之間人
主未嘗不審辭受之際人臣必貴自量伏念臣夙揆迂
疎不求聞達始焉干粟惟以養親詎意遭時寖塵法從

懔然知懼甚矣逾涯至若六卿尤為華近必也道德足以範世名節足以表時識慮足以決幾詞章足以華國人與位稱不怍不疑如臣至愚一無足算容臺充數閲日幾何玉帛鼓鐘猶未知其名物制詔法令乃遽總於條章伏望皇太后陛下容覆如天貸其方命照臨若日察其愚衷章睿哲於能官畧小嫌於反令姑令習禮仰奉嚴禋至若史館經幃玉堂詞掖盡公朝之清貫極儒生之至榮深虞一紀之微莫勝五組之重尚容嗣控未

敢併陳干冒天威隕越俟命

辭免除翰林學士

仰承威命俯震愚衷竊以設官本虛得人則重一不當任何往非輕是用競危期於拱辟伏念臣少涉藝圃晚荒墨池自忝攝承久慚荒陋方賦曰歸之請併還所假之官詎意出綸竟令刻印且三王訓誥之作編為六經而兩都制詔之詞雄稱八代是後員充於六押亦須才擅於三長惟蟠萬卷於層胸業兼馬鄭故吐萬言於累

牘詞最班揚葢非學則無以周千古之廢興非識則無以辨萬微之關係然必也筆扛鴻鼎斯能道一人之心則辭落丹霄乃可鼓四方之動載稽唐室尤重詞臣且自武德以至開元粲然文體葢因顏侍以曁蘇頲典我制書既深忌於淹遲尤貴明於體統伏望皇仁俯垂天照亟歛風雷之號無孤雨露之施別簡奇才往當嚴任庶使鴻筆麗藻或能振昭代之文風抑令鯁論宏謨有以贊中書之政本所有恩命臣未敢祗受

戊子乞祠劄子

臣不避顯誅輒申危款伏念臣學膏荒落天質迂愚甘從州縣之曹姑竊斗升之養公朝誤渥驟㸃清班寧皇特達之知由庶僚而躐法從陛下殊尤之寵自常伯而洊詞林幾載于兹一毫莫効分量既溢神理弗容比侍經筵忽得眩疾賜湯液賜糜粥曲示恩私給薪炭給掖扶幸逃顛踣由是而後終失其經食飲既虧舉履漸弱右臂麻木兩目昏花一滑為常百藥弗固雖時趨於帝

惧亦日覲於天墀自顧孱羸咸出勉彊竊慮因仍不息氣血日虛訖底疾顛仰孤大造伏望皇帝陛下鑒臨若日容覆如天念微臣之病侵實陛下之親見察臣非偽賜臣歸休儻稽溝壑之填尚期湯火之蹈

戊子内引劄子

臣至愚極陋躐冒清華執簡金鑾譚經虎觀日侍清燕初未五年儒臣之榮何以逾此所當力鞭駑緩仰荅鴻私而臣頻歲以及今春憂患沓至懇祈閒退期弭餘菑

而天災流行至于四五臣俯怵私計仰負隆恩則又峻直堯奎須符舜履且特御便殿引令内辭顧遇始終何以稱蹇臣山林之影雖移而畎畝之忠故在固嘗攷聖經之紀載參往哲之講明其道不難知其事不難舉然自三代而後時君世主或委之而不為或為之而不竟者非不能也是不為也使其塗轍既正行之而不舛規模既定持之而不息則何治不成何古不復哉臣劬劬去國無以自效也惟以典學養心二言獻之是說也陳

之於口者屢矣今始奏之於牘焉雖然虛辭盛而真積少其弊在乎下聽言多而躬行少其弊在乎上此益今昔之所同患者惟陛下加之意焉取進止

辭免除敷文閣學士與宮觀

賦祿祠庭已銘大造陞華奎閣難冒疊恩去少還多感深泣繼伏念臣獨抱孤節謂了一生疇意憸人鑿空造穽訌隨墮大僇幾絕明時迨孽霧之一空乃青天之再睹方作新於聖政示更始於愚臣瓶粟久虛敢不重拜雲

章進直所當控辭提舉玉隆萬壽宮恩命臣已於當日望闕謝恩祇受訖所有敷文閣學士省劄未敢祇受謹寄嶽州軍資庫恭望皇慈曲軫天光下臨收還北闕之恩允洿西廂之綴庶安分守永荅生成

辭免除寶文閣學士依舊宮觀

綸言誕布奎直躐陞聞命以還震心不已竊念臣蚤塵華近晚試藩宣盜起鄰封令其招捕是時羣寇出沒三州不啻十萬殿步官兵雖發三千兩月不至臣亟行招

剌驍勇鼓率土豪昭武南劍之間多行剪僇由是羣賊相率納款十巳八九夫何仇曹忌其成功鑿空造謗被毒十年而某杜門省愆不殊一日敢意天高日照特昇隆恩欲望公朝曲賜敷奏收還成命免累公言實拜生始成終之賜

乞休致劄子

臣仰恃隆寬輒伸賤欵伏念某孤忠樸學幸際休明被遇寧皇延登法從繼逢上聖獲睹龍飛兩制八年再司

貢舉詎止宣勤於翰墨固嘗畢力於事功豈虞設穽之深迄中含沙之毒掩衆長於一己嫁已謗於他人況大明方揭於中天豈厚霧能霾於終日天聽甚邇國論不搖令既及年所當納禄伏望公朝特賜敷奏許令致仕庶遂初心天地成終之功糜隕不足論報干冒等威俯伏俟命

繳進耕織圖劄子

臣近因進讀三朝寶訓内農穡門一段云太宗朝有同

州民李元真者獻養蠶經太宗留其書於宮中賜錢一萬臣讀畢奏云紹興間有於潛令樓璹嘗進耕織圖耕則自初浸穀以至舂簸入廩織則自初浴蠶以至機杼翦帛各有圖畫纖悉備具如在郊野目擊田家高宗嘉獎宣示後宮擢寘六院紹興帥臣汪綱近開板于郡治臣旦夕當繳進一本以備宴覽玉音嘉納之臣今已裝背成帙謹以進呈伏望陛下置之坐隅時賜睿覽一則知稼穡之艱難而崇節儉之化二則念民生之不易而

輕租賦之斂則高宗稱賞其圖之意迨今猶一日也天下幸甚

再乞祠劄子

臣不避嚴誅洊申愚悃臣近者兩表籲天一狀申省乞從閑退或畀叢祠蘄以少弭菑咎伏蒙聖慈一降答制兩降不允指揮臣不敢久留威命期以一趍朝參然後再陳欵愊今既易月而憂患熏心終不容已伏望陛下哀矜而垂聽焉竊念臣去冬一疾氣血未復甫及春初

又失長子四歳之呱盡室之號行道之人所不忍聞臣復何心尚此安坐重念臣庚辰之冬納節歸班九閱歳華而幼女童孫摧者五人三子偕來又失其二纍纍旅木盡寄郊坰日俟乞骸相與俱返歳復一歳因循至今寧期一朝又復有此四十之子待以傳家日薄崦嵫僅餘幼息身既焦灼尚無望於生全心益荒迷豈能脩於職業伏望皇帝陛下矜其困苦拯其阽危俾備祠宫獲訪歸路挈此數柩復於故山庶幾少逭於餘殃或可尚

延於殘喘實拜天地生全之賜

其二

臣累具奏狀乞畀叢祠伏準省劄備奉聖旨依屢降指揮不允不得更有陳請者疊干睿聽實冒嚴誅臣非不知仰體陛下之隆恩退服陛下之威命然臣積歲亡補久合投閑叵罰游濯尚復固位則是臣下不知人道惡盈之理上不察天運消息之機矧臣少時粗為聞道豈其既老乃輒冥行重念臣受寧皇之知不為不深蒙陛

下之恩不為不厚豈不顧殫尺寸期報萬分而臣分量已盈菑害日甚前者乞從閑退惟以宿恚未平令茲奇禍侵陵豈非天孽難逭凡臣困苦之狀迫切之詞具載前章不敢煩瀆伏望皇帝陛下察臣唯戇與拙一言不敢為欺念臣罹禍貪榮必將益召陰讒又況明良千載英俊若林如臣等倫去來孰計所冀乾旋日轉天高聽卑特降恩言俯從哀請俾歿者獲全於正首而存者或保於餘生銜戴恩施何所紀極

再辭免知福州

某昨拜恩綸亟騰免牘繼班詔命未賜俞音感懼交懷不容自已某竊念閩為重鎮福實大州內揆衰殘其敢冒昧重念某竊無事之衆已十二年曉夕以思如芒在背所以連歲卷卷所懇納禄又况漏盡未休神理所忌老不作墨垂戒前編更望公朝重賜敷奏特寢八州之命仍恭萬壽之祠庶幾上穆師虞下安愚分戴天履地没齒何忘臣下情不任戰栗俟命之至

辭免知贛州

聞命以還措躬無所伏念某學徒泥古用不適宜六經之間有全謨豈皆空説兩漢而下無長策何取遠功柰何百未一施老已迫後今者尚蒙軫録俾効驅馳而臣已乞垂車豈堪展轡恭望皇帝陛下矜其告憊賜以歸休凡其未殞之年悉是報恩之日干冒天威臣下情不任隕越俟命之至

辭免陞修國史實録院修撰

臣聞善作史者必具三長葢非學則無以周千古之變非識則無以悉當世之事非才則無以揚一代之徽如臣至愚三者無一向也充員備數或可濫竽今焉因職

陛名豈容專筆伏望皇帝陛下念金匱之重察駑技之庸特寢今恩俾仍舊貫當與同列各勉濡毫庶幾襄六藝之經足為垂萬世之寳臣不勝幸甚所有恩命臣未敢祗受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洺水集卷三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翁樹培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呂雲棟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録貢生臣孔繼峯

洺水集卷二

宋　程珌　撰

表箋

天基聖節賀皇太后表

願壽聖人方沸八荒之頌介福王母實均四表之心應

皇家始命之時侈慈極同天之慶中賀恭惟皇太后陛

下道參元化德合太初惟其功在宗祧而不居所以燕

及天心而無已臣日詹南極星拱東朝雖七秩題期曾

莫伸於虎拜然萬齡紀錄尚益衍於鴻圖

賀皇帝表

天地泰初丕應造基之始宗祧大慶於昭紹統之祥驩浹兩宫春和八極中賀恭惟皇帝陛下纂聖祖神宗之服傳明王盛帝之心唯其一視以同仁所以萬年而受禄臣考先天之易知膺命之符望九色之霞若隔層霄之霧效三呼之嶽長傾下土之葵

浙西謝表

畢三年之制僅竊餘生司八郡之儲遽蒙誤渥方起家而拜命俄入境以觀風望近雲天臨深淵谷伏念臣嗜古雖力施令則膠初無康濟之才徒抱經綸之志平生踈樸既懶趨驃騎之門咫尺寒温亦罕至長安之第留叨簡拔濫躐周行四閱年華五盼勑目甚慚瑣質疊洿清資覆載難名涓埃莫效迺因積釁令偶未亡敢期一節之華頓下九霄之峻控辭不獲亟赴所司茲蓋恭遇吁咈羣言照臨百辟采新田之芑已急儲才樂在藻之

魚尤令當位肆如譾腐亦效馳驅臣敢不愛日程功飲冰率屬體政和兼領之意務在豐財思淳化設官之原尤先平糴期殫尺寸仰答萬分

讀高宗皇帝寶訓徽章繳進經筵官詩表

堯書竟秩端由時敏之勤鎬宴疏恩輒玷罔功之賜省循所被怵惕靡任竊以轍改東都系隆南渡祖宗基緒復之於艱難險阻之餘朝廷紀綱正之於板蕩陵遲之後士氣悉摧而獲振道統幾絶而幸傳顧三十六載之

偉烈宏模實億千萬世之重規疊矩爰曁嘉定之六載始成聖宋之一經故凡更化之集勲莫匪詒謀之有典皇帝陛下初承寶祚首讀瑤編四閱年華僅周篇帙仰惟祖訓咸在聖心益高明自得於精微而誦説僅分其章句今焉霈澤乃爾濫沾綸綍輝煌寵靈赫奕飽八珍於舜甑沃三酒於堯尊華韉飾洼水之奇紫㒒範端溪之産香分仙木茗畀靈芽顧此便蕃若為稱塞臣等唯有俯陳篇什仰賛恩徽申述丹衷少酬洪造願如成湯

之好學銘盤盂而德日新竊比元和之獻詩奉太后而天齊壽

謝除吏部侍郎表

纂言西省滿歲偷安賛事左銓一朝誤寵更陞華於史館仍申命於詞垣控避莫回凌兢以拜中謝竊以周立冢宰實統官常唐以中書兼領吏部故能區別流品進退賢愚不以格拘是謂道揆馴至後世分為列曹既曰有司但當守法奈何持者不力撼者無涯挾故者私干

恃權者公奪條叙既廢吏謾益紛至若代言尤當邏簡
鄭畋動無滯思管閣同僚陸扆漠不經心毫飛長紙或
九制立揮於退朝之頃或數詞已占於對客之時至若
遣子代為斵𪠐求本或掩關而謝謁或閉户以抽書貽
笑當年遺羞往牒敢圖久假竟俾為真伏念臣自量迂
愚不求聞達悠然半世漫爾微官但安寂蔑之濵忽玷
招徠之數更歷華貫點涴清班方終陟屺之篇又賦登
𨼆之節未周歲籥復覲天威日月幾何風雷翕忽超貳

中曹之事重叅右掖之聯允謂徼逾若為稱塞皇帝陛下寛仁堯舜勤儉禹湯坐觀世故之推遷洞見人才之忠佞遂令寒逖頓冒華腴臣敢不深思所蒙惟當自力銓綜一遵於成憲敷綸必戒於甘辭才雖乏於三長慮尚幾於一得壯行幼學敢少負於明時厲節為忠竊自期於他日

謝除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

選部分曹再周亡補容臺貳事一旦為眞合兩制以維

新纂二經而仍舊恩隆莫荷責重難酬伏念臣為學甚迂受資益戇管蕭往矣分非當世之才箕潁悠然但作故山之想忽叨抽擢浸服清華言語侍從之臣昔為盛選内外書命之事兼者幾人豈以凡庸有此超躐皇帝陛下與天同量立賢無方勇者百鈞每量材而惟稱覽而千里逦至臣而輙差臣敢不駑者鞭之少展平生之力月幾望矣終期暮景之全

代浙東提刑謝表

司庾東郊甫終荒政出函西掖就畀祥刑不移舊封恍驚新命伏念臣愚闇而不逮事行能無以踰人開黄卷對聖賢力希前軌向赤霄問岐路絶意榮涂偶被薦揚浸叨簡拔五年趨闕毫髮無所建明一節渡江筋力不敢自愛拊摩饑饉蘇醒札瘥謹謹自勞往往無補偶逃深議力詭後圖冬隙浚波講求水利年豐積廩務欲糴平以次施行未見經緒少遲旦莫庶露涓塵忽下恩言俾專梟事方君行仁政務臻三面之寬欲下無寃民尤

謹庶獄之任仰思至意俯揆非才恭惟穆王詳明虞帝欽恤上慕衣冠之畫先期囹圄之空謂祖宗家法之傳以仁立國故中外監刑之事奚擇非人矧列王畿尤關天慮謂臣當一旱再澇之歲粗知愛人付臣以二議三讞之權必無濫法因加推擇亦免將迎臣敢不小大盡情出入以理嘗聞諸夫子當求無訟之源庶幾如皐陶仰贊好生之治

代岳州到任謝表

分桂水之符剖纒巨痛付巴邛之印洊拜明恩辭軒陛之崇嚴宣詔條之寛大伏念臣有濟物之志無過人之才慨念先臣輔皇朝殆逾十稔不肖後嗣望清塵如隔三生嘗涔中除旋從外補甫畢素冠之制又叨黄紙之書唯有糜捐或能稱塞恭惟濬堯帝能官之哲深武王恤遠之仁謂是偏州均為共理念臣已試一壘當諳田里之隱微察臣久侍上都素識朝家之德意責之來効或有可觀惟此岳陽實惟湘會歷考晉人之遺跡猶存

杜預之壯圖拱護武昌要識輔車之勢鑿開楊口實為襟帶之區方當閒暇之時不廢封畧之志臣敢不激昂自奮平易相安齋公府之心當盂守實庠之拙戇固長江之險或能尋陶侃之規模

賀明堂大禮告成表

躬三歲之祠一奉祖宗之典涓九秋之吉又新神聖之儀馨德昭聞休祺狎至中賀恭惟皇帝陛下道隆顧諟敬迪靈承合乾造之太和體皇穹之佑命歷祼清廟精

一意以肅將升禋紫昊格三靈而叶應懽聲所暨際海惟均臣玉館祈天竹宮望日奉璋文廟阻陪顯相之庭奏賦太清願繼詞臣之頌

賀元正節表

端平美號已表新元泰和有初當在今日既盡繼志之事必慰在天之靈皇帝陛下堯聖盡倫舜稱絕德纘紹已逾於十稔儉勤常若於一朝月之徵月之端載蕆一王之制孝之終孝之始永垂萬世之規

慰皇帝表

歷年主器素繫人心一日乘雲難知天道九重悲動四海哀深恭顧寬無益之思觀不窮之數丕承眷命方開

祖烈之光茂建元良永篤宗祧之慶

謝歷日表

右掖左馮獨望堯雲之近東賓西餞首頒漢歷之新恭惟象日欽天用賢事帝惟不紊羲和之命故能推虛昴之星朔同稟於海隅春先回於日出臣敢不式遵乾度

載飭人時正會有儀萬壽叨陪於虎拜歲收不散三農長慶於魚占

謝敷文閣學士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宫表

江湖地逈六年深丹闕之思閶闔天開一日疏紫宸之渥惟簪履俯憐於舊物故緑緡遠抵於空山戴荷莫勝感懼何已中謝伏念臣學無他術守但樸忠被遇寧皇延登法從親覩時乘六龍之日首擢秋官八座之班末自北門叨守南服雖一髪不慚於俯仰而百謫頓生於

潏盈儻或為議者之言當畀狗猪而不食如其為讒人之妄則投魑魅以何辭固知噬犬以棄人唯欲飯牛而待旦果上聖啓端平之運致敷天絶銜茹之寃六合光芒一洗沉滓皇帝陛下體大易柔剛之義行春秋生殺之權頃焉龍德正中布湯后優優之政令也廟謨獨斷昭文王赫赫之明雖弛張已合時措之宜必沉潛以養高明之克是以上而二氣之叶序下而羣品之昭蘇顧若微臣尤涵大育下祥光於蒙昧之谷回陽和於凝沍

之時進之奎直以華其名賦之祠粟以贍其老光榮特被報稱難圖臣謹當不負幼聞益堅晚節服堯舜無為之化詠羲黄有道之年今幸遇昌辰其憂以天下樂以天下敢不嚴眞奉多男祝聖人壽祝聖人

代賀太皇太后還南内牋

神仙别殿頃從文祖之遊閶闔連宫今答神孫之請許年移御此日重還恭惟福備三朝道隆太姒定宗社之大計撫國家之盛時四海之老皆安一人之孝無極臣

肅將明旨欣際熙辰玉闈峩峩長享安寧之養璿源袞袞永觀紹述之休

代賀皇帝表

駕肅東朝幾載極文孫之孝仗還南内一朝開太母之心家國儀刑神明感格恭惟道稽三聖法垂百王謂方鳴蹕清道五日而一朝孰若步輦乘茵終朝而三至懇祈既力精誠遂孚臣將命奚堪逢辰斯幸寧親神而歡四表聿觀風化之原混天下而為一家行睹規恢之業

代賀皇后牋

望長樂之宮常懷定省接椒房之殿令奉晨昏仰體聖衷深諧孝德恭惟道參乾極德配坤元屆親蠶繭觀之辰躬問寢龍樓之節贊謀中禁成典外朝臣身阻班庭分嚴進牘事光前代薄唐朝西内之凄凉化格敷天動李密表中之懇惻

代賀平蜀表

残敵浸平方講内脩之政狂童忽横輒干自殄之誅宗

社叶休人神共快臣仰思列聖積累之盛實基萬世延洪之休率土承有截之風含生知面内之義疇謂元惡敢包禍心忘公朝亭育之恩㥯私門忠孝之緒三靈憤怒九牧囂騰果在須臾悉就摧剪茲蓋聖武不殺至仁好生雖神戈不至於坤維而皇靈如赫於天際仍俾脅從之類咸沾蕩滌之恩灑然污染之區熙若清寧之地臣肅將明指幸會熙辰此日藁街已正鯨鯢之戮他年渭上更來氍毹之朝

代母舅黃寺丞處州謝表

晉丞卿寺莫稱使令退守侯邦又煩推擇經年須戍揆日合符德意恢洪恪心宣布臣某中謝伏念臣奮身寒遠遭時休明蚕竊儒科浮湛州縣晚登薦剡點汚班行薄正大農叅聯外府備殫綿薄亡補絲毫自請牧人乃叨秉障睠言古栝允謂輔藩山深水幽夙名簡靜民貧土瘠令號窮空何取虛庸恐難稱塞皇帝陛下體乾立德秉巽行權固本寧邦先於堂下分符置守要在擇人

知臣悃愊無華務行實政謂臣筋力未邁可備前驅況
臣頃獲陛辭嘗伸奏牘興利除害守法奉公凡所建言
肯如空說力圖一得少報萬分牧羊去其敗羣烹鮮期
於不擾上以體朝廷共理之意下以遂田里羣安之心

代總領到任謝表

始承威命甫任將輸旋拜恩言就移給饟仍陛郎選增
重使華沛然天澤之溫凜若淵氷之薄臣竊以環師仰
食固自平時厚稍增屯莫難今日居者行者之皆餽所

謂以十人之食而食五人新籍舊籍之浸多大約以兩月之糧而支一月既屬供調浩繁之際復承衔意詳盡之餘優於昔則將奚以加減於前則滋所不可要必變通而無滞庶幾左右之俱宜乃以乏人竟令充位如臣者受資不頴遇事多迂謂幼欲學而壯欲行雖抱卷卷之志然濟時務必須時勝終無犖犖之才方奉詔以飛芻游更書而總賦初謂朝昏而代匱寧期俄頃以為真方大計之仰成豈薄能之足倚此葢伏遇持兵槩水措

國泰山歌采薇戍役之詩奚憂獯狁壯淮甸藩籬之勢漸向關河欲於多事之時責以難能之效臣敢不念深扞圉顧厚本根無横賦而有羸貲敢不體昔賢之意卧連營而皆宿飽庶令知天子之恩

謝除禮部尚書表

國有司寇奚補攝承汝作秩宗遽叨眞受秪服龍章之渥濫陪鴛序之升中謝竊惟政化之機無越禮刑之具禮既明則刑可措刑雖用而教寔行蓋先王秉德以相

須至後世失經而偏廢將欲復盛時之治必先求當世之才如臣者為學甚迂受資尤薄蚤歲頗期於自見中年益困於無聞仰被先皇特達之知擢寘法從論思之列金匱石室之秘既許濡毫鑾坡鳳掖之間更容兼筆逮皇明之繼作又天寵之頻加首令進誦於金華亟使超司於玉貫榮垂五印報蔑一毫方俟黜幽反蒙奬異丹書尚著未能虛周圄之囚綿蕝空存寧復識商臺之禮初承明命寔震愚衷皇帝陛下稟堯舜之聰明而守

之以謙躬禹湯之儉勤而持之不息猶欲急聞忠讜博
覽英奇以光先帝之傳以茂中天之業遂形一札徧及
羣工且元飭猶未覩於加恩而臣等乃例叨於晉列至
如史館嘗備闕員令以遷官又僥陞次外拜華握内抱
兢惶而臣敢不惟直以清由夙而夜樂同和禮同節尚
當求理義之源經三百曲三千庸敢泥威儀之末

建寧府到任謝表

祈閒五表蕘弭餘菑疏渥九重輒叨異數控辭莫遂拜

命知榮中謝竊以南渡宸奎莫峻堯儲之直東甌節鎮獨高舜履之封唯久班常伯之聯始克稱公朝之寵如臣者虛庸特甚忝冒尤多歲月因循稱効寂蔑分量既溢菑害日侵所冀歸休庶幾弭咎幸蒙從欲又拜腴恩皇帝陛下盛德圖終至仁恵下既垕經筵之侍尤優詞禁之臣遂使孤蹤亦冒殊寵臣敢不江湖望闕畎畝戴君付以蒐符當閑萬井三登之樂畀之祠館尤虔兩宮萬壽之祈

洺水集卷三